



母亲的花儿开了

□房向东

在园子里散步、喝茶、听书,发现这花也开,那花也开,乱花迷眼,眼花缭乱。忽见母亲的花儿也开了,白色的花儿,是母亲在月光下对我微笑;红色的花儿,似母亲在阳光下向我致意。我身上有母亲的余温,我的园子满是母亲的温馨。

平时,母亲与弟弟住在一起。弥留之际,眼睛朝着阳台,看着她种的几盆花儿,对弟弟说,要给她浇水,要养好她的花。

母亲种的花不多,也不是高贵难养的品种,都是大众化的、浇浇水就能活的花木,茉莉花、石榴、铁海棠、金枝玉叶、龙吐珠……

母亲走后,我把她的花木带到我家,大多从花盆中移出,地栽。先是绿了我的院子,过了一两年,又以各种颜色美化了我的生活。

我家的枸杞,不是移栽的,是母亲在世时种下的。枸杞的嫩叶煮猪肝,可以明目;枸杞叶子泡茶,可以除湿。还有昙花,那历史更悠久了,是外婆从乡下带回给母亲的,母亲先是将其种在我桂山的家,搬到亚青后,跟随我们一起来了。夏天下雨的晚上,昙花开得最疯癫,有时七八朵一起怒放,花瓣带雨,像纯洁少女眼中晶莹的泪花。昙花清静止咳、润肠通便、凉血解毒……可以炒鸡蛋,可以泡茶。

我吃饭狼吞虎咽。每当我在餐桌前大快朵颐时,母亲总是笑着看我,不时说一句:“吃慢一点,慢一点。”看我吃饭,是她的开心事。也许她在想,那么小的娃,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如狼似虎了?母亲走后,每当我吃着枸杞叶子或昙花佐成的菜或茶,眼前

闪现的都是母亲眼着我吃饭的慈祥模样。前些日子,婶婶问我,你妈妈的枸杞还在吗?婶婶脚肿得厉害,据说枸杞梗煮了泡脚,可以缓解。我剪了一些让她试试……母亲留下的枸杞,还能缓解不适。母亲的善良还留在人间。

父母生我和弟、妹。母亲走之前我在省立医院陪床。母亲睡一床,我睡一床,闲聊家事,母亲有一些不放心,或者说是挂念吧。我把母亲的挂念都记在心上了。

母亲走后不久,妹妹和弟弟都搬进了新房。母亲生前,曾到弟弟新家的小区走走,她很满意,说她以后还是住在弟弟家。

龙吐珠爬满我家铁栅,成了绿墙。它开花时呈奶白色,不多会,深红色球状花冠由白色花萼内探出,在它尖端的裂口间,吐出

几根猩红色的花蕊。花瓣是穿白色连衣裙的少女,花蕊是红色的火焰,龙吐珠花就像白衣少女围绕红色烈焰起舞。这么仔细地品着这花,读着这花,我又细看一遍母亲留下的其他花儿,嗯,都长得很好!我心底突然冒出一句:母亲的花儿开了!

细想,这句话是有来头的啊!对了,来自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其中有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说是爸爸生病了,家里的花逐渐萎焉;爸爸死了,爸爸种下的花凋落以致枯死。我相信林海音说的是真的,她的花儿本由爸爸侍弄,爸爸住院期间,少了呵护,就逐渐萎谢了。

父亲生前买的花盆、小工艺品还摆在我家院子中,母亲的花儿开了,不断地开着……他们那时在我身边、心上陪伴。



食事



牡蛎

□蔡天敏

童年时,我就知道海里有一种好吃的东西叫牡蛎,母亲时常买来牡蛎让家人解馋。牡蛎好吃却难采。母亲有一次在饭桌上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外甥抱怨舅舅来家里做客时,只带了一二十斤带壳的牡蛎。那舅舅就说:“好呀,改天我带你去海上挑牡蛎,我铲下多少就全让你挑回来。”后来,那外甥果真去了,在海风中看着舅舅不停地往礁石上铲着。不一会儿他就被海风刮得受不了,一再催着舅舅回家。这个故事让我感触颇深,好东西是不易弄到的,要珍惜。

每当家住海边的姑姑托人带来一袋带壳的牡蛎时,我就兴高采烈。母亲往往要挑着夜灯撬那牡蛎壳。橘黄色的微光下,母亲一手按住牡蛎壳,一手拿着撬锥撬撬着。只听“咔嚓”一声玻璃破裂似的脆响,那鲜肉就显露出来。母亲用撬锥一挑,那嫩白嫩白的肉就躺在碗里了。壳的边沿锐利,母亲的手指头也被刮出许多的细口子。隔日,母亲就用这鲜美的肉,煮海蛎煎,或者裹了淀粉加上葱白做鲜炸……

12岁时,我去姑妈家,在海边玩时,亲眼看到了一个讨小海的小姑娘采集牡蛎的过程。她头上包着一条大围巾,像个小惠安女。她提着一只篮子,在滩涂上逡巡着。蚌钩子在她手中一起一落,牵引着阳光,迅猛而有力,如同鹰隼的喙,将附丽在礁石上或者隐匿在礁罅里的牡蛎“啄”出来,衔入筐中。海风吹在脸上,生猛有力。我待了一会儿,就赶紧溜开了,我也受不住这海风刀刮式的侵袭。

小镇的街摊上,也摆着牡蛎,都用敞口的瓷缸盛着。卖牡蛎的,都是女子,年少、年老的都有。她们将面相好的牡蛎铺展在最上面一层,大家带着某种戏谑称之为“铺面蚝”。顾客想买的话,那个勺子是不能横着舀的,否则,就把那层好看的“铺面蚝”舀走了。只能竖着舀,也就是往小缸底插。这样,买卖才能做成,也是那年月的一种行规。

牡蛎也分好几种,味道和价格都不一样。那时我感觉最好吃的是七耳蚝,个头小小的,人汤作煎皆可,不仅味道鲜美,还QQ的,吸溜弹牙,爱吃到停不下来。

牡蛎的煮法五花八门,除了经典的海蛎煎,它和地瓜粉、韭菜掺合在一起,我眼前浮现的是一道鲜美的“蚝仁”汤;它和碎面线、小葱在一起,能煮出可口的蚝仔面线糊;它和精粉、萝卜丝搅拌,再被汤匙一勾型入油锅,就是品相金黄的“匙子炸”……在我的食谱里,牡蛎赋以我的味觉,那就是无“蚝”不欢。

那时,爱吃牡蛎,总是想方设法满足这口舌之欲。煤炉灶成了我儿时烧烤牡蛎的炊具,将牡蛎连壳一起放进煤炉的底部,钩一下炉膛,让红红的煤屑漏下,覆盖在牡蛎上。过一会儿,就可以吃到清甜的牡蛎肉了。剥开壳,那牡蛎肉躺在一层细浅的清水里,白白胖胖,样子很慵懒,像是个贪睡的小白兔,可爱极了。一吸溜,那味道可是鲜美极了。不知是当年那种吃法特别,还是当年的鲜肉确实好吃,我至今是再也吃不到那么美味无比的牡蛎肉了,想想就馋嘴。



秋风起

●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
——唐·卢照邻《曲池荷》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汉·刘彻《秋风辞》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
——清·纳兰性德《浣溪沙》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耐高楼。
——唐·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唐·张籍《秋思》

●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
——清·赵翼《野步》

吞海的石阶

□雍加伟

石阶从玄武岩的脊梁里醒来一级,是晋江奔涌的喉音一级,是八百年不灭的香篆浪在礁石上撞碎成偈语时披发的神祇正把剑锋指向潮信“吞海!”他说

风跪成俏舞的羽衣鼓声凿开云层,种下千帆的根主祭官捧起祝文的陶罐将咸湿的祈愿,泼向被月光镀亮的航程

商人解开缆绳,像解开大地的脐带

他们胸口揣着神的敕令以德化瓷的皎洁镇浪以安溪铁的筋骨压舱暗涌之下,鲸骨托起星图每一盏渔火都是还乡的碑文

如今玄武岩静坐成遗址石敢当斑驳,却仍衔着半片海潮当新泉商在晋江口重竖桅杆那吞海的石阶忽然在雨水中涨起宋元的潮声

(作者系扬州人,作品散见于《解放日报》《扬子晚报》等)

看大戏

□林荣林

满了人,连树杈上都坐着孩子。电影开场前,场地上满是说笑声,手电筒的光在人群里晃来晃去,像撒了一把星星。

比起露天电影,大戏院的热闹更甚。我们村是建有大戏院的,每逢年头年尾或者重大节日活动,本村的、外村的业余文宣队会来这里演出,三乡五里的人聚集在这儿,热闹非凡。那时,还不时有一些专业的戏班来巡回演出。只要戏班来,消息准会像长了翅膀,飞遍周边。

开演前半个时辰,戏院门口就堵满了人,戏台两侧挂着红灯笼,锣鼓一敲,胡琴一拉,台下瞬间安静下来,连咳嗽声都变得小心翼翼。

《十五贯》里况钟断案的公正、《陈三五

娘》里爱情的缠绵、《樊梨花》里女将的飒爽,还有《狸猫换太子》里的跌宕起伏……皆让人印象深刻。哪怕同一出戏演了一遍又一遍,观众还是看得入迷,有些老人连台词都能跟着念。演到精彩处,台下掌声、喝彩声能掀翻屋顶。再简陋的戏也有人看,毕竟对那时的我们来说,戏台不仅是演戏的地方,更是排解寂寞、长见识的窗口。

最难忘的是去邻村看《三追玉蝴蝶》的那个晚上。听说邻村要演这出戏,我和同事一下课放学,顾不上吃饭就往那边赶。十几里的山路,我们踩着田埂,抄着小路,走得满头大汗。到了那边,戏刚开演,我们挤在人群后面,眯着眼睛看,连演员的表情都看不太清,却依旧看得津津有味。戏散场时已是子夜,月

亮躲在云里,四周黑漆漆的。我们揣着手电筒往回走。为了近点,选了条陌生的山路。没走多久,手电筒的光就暗了下来——电池快没电了。我们只能借着微弱的月光,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索返回,好几次差点走进岔路。风从树林里吹过,发出沙沙的声响,可那会儿一点都不害怕,满脑子都是戏里的情节,只想快点回家,好跟他人讲讲戏里的精彩。

如今,年轻人拿着手机,刷着短视频,很少有人愿意坐在戏院里听一出慢节奏的戏。我偶尔会在戏台旁坐一会儿,听着熟悉的锣鼓声。

戏台还在,戏还在演,只是那些为戏疯狂的夜晚,很难再现了。

藏在吊篮里的爱

□吴云娥

阿公最爱在泡茶时,顺手拈一块油酥饺。咬一口,碎屑便簌簌往下掉,慢慢地落进茶杯里。这时候,阿嬷的声音一定会从旁边响起:“手呢?也不知道接着点!”

吊篮里的美食,不止阿公惦记,我也日日眼巴巴望着。

有一回,瞅着阿嬷去田地里拔花生,我肚里的馋虫就闹腾起来——吊篮里的美食,分明在朝我招手!个子太矮够不着,就踩着个早已掉色的木凳,颤巍巍爬上去,指尖刚够着篮底,便飞快地扯出一片鱼卷塞进嘴里,那咸香立刻在舌尖上漫开……食物还没咽下去,门外忽然响起一声

咳嗽,阿嬷回来了!心猛地一慌,我跳下凳子胡乱推到一个角落,手背一抹嘴角。幸好,阿嬷没往我这儿看,径直拐进了灶间生火。我捂着怦怦乱跳的心口,囫圇吞下那点“罪证”。

后来,阿嬷老了,腿脚不怎么利索了,再也攀不上那凳子。吊篮便从梁上取了下来,搁进了她仓库的小桌旁。篮子东西越堆越多:苹果、香蕉、软糖……父亲、伯伯、姑姑们轮番往篮添。阿嬷自己呢,却是一口也舍不得动,全攒着。

等到我们孙辈回去,她忙不迭端出吊篮,将糖果、水果往我们手心塞,硬往口袋里

里揣。有时糖放得太久,糖纸都湿黏在一块儿,剥开时拉出长长的丝,她也浑然不觉,只是一个劲儿地催:“吃了吗?快拆一粒糖吃。”

我们嘴上应着“好,好”,一转身,那些发黏的糖果,多半悄悄落进了老厝幽深巷子的角落里。如今回想起来,巷口的石缝里,或许还嵌着当年剥落的点点糖纸彩光。糖虽然变了味,里头裹着的,却是阿嬷日复一日攒下的念想和温热。

阿嬷的爱,藏在这小小小小的吊篮里,也在心上,悠悠晃晃,盛满暖意,从未落下。

时光里的山楂红

□方青兰

人到了一个被主人废弃的果园里。果园像梯田,高低错落,山楂一簇簇,一团团地攒聚在枝头,像用细铁丝精心串起的红玛瑙珠链,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在高远的蓝天下,在秋风中轻轻摇曳,那样抢眼,那样诱人。它吸引了不少游人在山楂树的周围寻寻觅觅,捡拾成熟的山楂。

我们也兴冲冲地走上山冈。几个小伙子很机灵,一起双手握着树干欲摇树,见此情景,我马上打开随身带的遮阳伞,伞柄朝上呈扇状,他们喊完“一、二、三”,就一起晃动树枝,刹那间,我的头顶下起了“山楂雨”!“噼里啪啦”声中,一个个圆溜溜的山楂像快乐的雨点落在我的头上、肩上、

手臂上,然后纷纷滚落在草地上,再看眼前,我惊呆了!我的雨伞里盛了一个个晶莹剔透的山楂!我们开怀大笑,爽朗的笑声在果园里飘荡。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颗山楂仔细瞧瞧,发现它是水果中的“俏佳人”:小巧玲珑又紧实的果皮透着一半透明的朱红,在秋阳下泛出温润的釉色。表皮上布满了细密而微凸的淡黄褐色斑点,像是岁月沁出的糖霜,指尖抚过,有一种粗粝又真实的触感。萼片如一枚精雕的铁灰色五角星,底部收成一个精巧又可爱的脐点。

洗干净轻轻咬一口,红红的果皮里是嫩黄嫩黄的果肉,慢慢嚼动,甜津津、酸溜溜略带淡淡的涩味,在齿间化开,顿觉神

清气爽。

又一年金秋,我在街头品尝了舌尖上的美味——山楂糖葫芦。颗颗山楂在晶莹剔透的糖中若隐若现,既有古典女子欲说还休的娇羞,又有现代女性的落落大方,让我一看顿生好感。轻咬一口,丝丝滑滑的甜味在唇齿间化开,再轻嚼,酸酸的山楂味席卷而来。须臾间,山楂的酸,糖的甜,像两条溪流交融,酸中带甜,甜中带酸,让人一下子提起了精气神,我一口气吃了七八个。

山楂是大众水果,但我却对它情有独钟。每到秋季,我总会去买山楂,在咀嚼山楂的酸酸甜甜中,怀想在茫茫人海中的许多美好际遇。

四季



回首

最近在老家看大戏,台下稀稀拉拉,有时演员的脚步声都比观众的掌声清晰。我站在戏台旁,看着空荡荡的座椅,不由想起20世纪70年代的夜晚,那时的戏台,是整个乡村最亮的星。

那会儿没有电视,乡村的夜晚静得能听见虫鸣和风声,一场大戏就是最盛大的狂欢。要是听说电影队要来演电影,太阳还没下山,孩子们就会先扛着长条椅或带着小板凳往放映场跑,在银幕前围出一块“专属领地”。大人们干完农活,就提前回家,吃完饭,揣着一些农家小食品赶来。要是赶不及,就干脆先起来,看完电影再回家吃饭。不多时,银幕前就黑压压挤



天伦

阿嬷老厝的房梁上,常年悬着一只竹编吊篮。日子久了,几条松散泛黄,却总在梁下悠悠轻晃,我时常都要回老厝看看这个吊篮,因为这里盛着我整个童年的温暖。

阿嬷总念叨,村里野猫多,专拣没人的时候溜进来偷嘴。于是,家里的零嘴吃食,被她收进了这只吊篮。她将吊篮高高挂起,篮子里的东西是日日更新:阿公吃剩的鱼卷,带着香气的苹果、清涼的菊花茶……一到年节,里头更是拥挤:包着花生酥的油酥饺、甜丝丝的冬瓜条、炸得金黄的带鱼段,简直像是在房梁顶上开了个小卖部。



(CFP图)

每年秋季,在超市琳琅满目的水果中,我看到新鲜的山楂,总想买几颗回家尝尝——因为一段特殊的山楂情缘。每次轻抿一口山楂,酸甜的味道弥漫了我的舌尖,瞬间,有关山楂的美好记忆就涌上心头。

仍记得某一年秋天,邂逅的那一场“山楂雨”。在一个天高云淡的周末,我们一行

泉州世遗颂 2025年草庵诗会
主办单位: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旅局 泉州晚报社 晋江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晋江市宣传部 晋江市文体旅局 晋江市文联 晋江市社科联
协办单位:泉州市艺术馆 晋江市文保中心